

# 张学良顺利接手东三省始末

1928年7月3日,年仅29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张作霖如何在自己突然出现意外的情况下保证了张学良接班的顺利进行?

## 给张学良网罗一个团队

张作霖起家靠的是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一干拜把子兄弟,在这个“保险队团队”的努力下,靠着几把土枪,张作霖开创了威震民国的奉系。

可张学良呢?那可说是纯正的“富二代”,让这样的公子哥去接班,难度不是一点点。张作霖明白,自己活着,大家还尊你张学良是大公子,可真等我故去了,人家会怎么待你呢!要想顺利接班,首要条件是必须有自己的团队。

怎样才能让张学良拥有自己的团队呢?张作霖认为,首先是得让他掌握军权。最好的办法是进军校,军校毕业后再出来当军官。

东北讲武堂是张作霖为培养奉系集团的军事人才而专门设立的军事学校。张学良曾自夸说,自己一进讲武堂就考了个第一。有些人认为这还不是沾了张作霖儿子的光。其实不然,当时讲武堂招收的都是奉军连排级军官,数学、物理学对这些人来说不啻于天书。而张学良自小文化基础比较好,能考第一确实不是因为他是东北王的大公子。

军校毕业后,张作霖并没有急着让张学良去当什么高官,而是特设了监督一职,让张学良参与到讲武堂的日常事务管理中。

张学良长期掌管东北讲武堂,对讲武堂的师生人心,可以说足了如指掌。随着奉军的不断扩军,大量

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被充实到奉军各级部队当中去。日后比较著名的东北军将领如黄显声、许庚扬、牛元峰,甚至开国上将吕正操、万毅都与张学良有师生情谊。而当时在讲武堂任教官的郭松龄、何柱国等人也恰是在此时与张学良建立了特殊的友情。这样,张学良就以东北讲武堂的教官和毕业生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团队。

## 让张学良打出威信来

张作霖明白,在部队中立威的关键是能打仗、会打仗、打胜仗。一个娃娃兵,没上过战场,别人是不会服你的。于是,在儿子还没毕业时,张作霖就从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东三省巡回使卫队旅中挑选了一个团的士兵,配属骑兵、炮兵、机关枪各一连,工兵、辎重各一排,组成一个超强的加强团让张学良率领去剿匪。剿灭几个土匪需要这么强的兵力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叫杀鸡用牛刀,保证只胜不败。

张学良果然不负众望,剿匪马到成功。张作霖的把兄弟、时任吉林督军的孙烈臣极为识趣地公开通电:张学良在吉林剿匪指挥得当,作战勇敢,敬请提升为卫队旅旅长。张作霖顺水推舟任命儿子为卫队旅旅长。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奉军一溃千里。张作霖眼看局面无法收拾,马上派人让张学良丢下部队赶快逃跑。可没想到,张学良在郭松龄的协助下,张弛有度,打得有板有眼,最后压住了阵脚。这一下,奉军的老师们真正对张学良刮目相看了。但谁都明白,这其中郭松龄起了很大作用。但在不久发生的郭松龄反奉事件中,张学良的出色表现则让所有人都闭了嘴。

郭松龄举起反奉大旗后,一路势如破竹杀向奉天。张作霖被打得没了招,把前线的一切事务全权交给张学良处理。张学良先是组织部队抵抗,成功地把郭松龄部队阻挡在巨流河一线,然后以情感联系瓦解郭部。因为郭部的军官大多由张学良提拔,张学良在前线一喊话,这些军官大部分自动放下武器。事后,张学良又力主对这些军官既往不咎,一概重用。这一手极其漂亮,这些人出于感恩,日后对张学良更加忠心。

从此,张学良开始独当一面,张作霖也对张学良完全放心。

## 人虽死威信还在

张学良能够接班,还有一个条件是各方派系的支持,特别是实力派的支持。

1928年6月24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发表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保安司令,张学良为奉天省保安司令。但张作相“坚辞不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职,并建议张学良担任“此一重要职务”。

张作相为什么自己不愿意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呢?首先,张学良子承父业继承“大统”乃当时天经地义之事;其次,张作相对张作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不想“乘人之危”夺权;再次,新派和老派矛盾深重,如果处理不慎,容易引发内讧。在这种情况下,张作相分头说服老派们支持张学良子承父业,以维护奉系团结。大家最终同意了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1928年7月3日,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关东军司令部里那些虎视眈眈的军官们本以为张作霖一死,东北肯定会因为抢班夺权出现大乱,没想到,张学良竟然异常顺利地接班了。

## 摘自《辽沈晚报》

样的古玉不知看了多少,真的看多了,假的一到面前,还用看第二眼吗?薄仪说是老实话,不论什么东西,看得多了,自然就能看出门道来,看出真假好坏来。我们平常看人,也一样的,三教九流,张三李四,看得多了,自然就成了火眼金睛,随你怎么装,小人装君子,草包装大师,都能看出你的原形来,装得越像,越显其丑。

## 摘自《今晚报》

# 溥仪有火眼金睛的本领

20世纪50年代,一位文人雅士,花大价钱购得一块古玉,当宝贝似的,到处显摆,有人对他説去请溥仪看看真假吧。

文人雅士捧着古玉找上门,溥仪

只住他手上看了一眼,就给了答案:假的。文人雅士弄不懂,这位“万岁爷”哪来的这等本领,看一眼就能看出真伪。

溥仪笑笑,从前在宫里,各式各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 格局

赵瑜

一个人的格局由他和他朋友组成。自然,也由他和他所使用的东西、所食用的食物,甚至所热爱的服饰和乐曲组成。一个人坐在那里看书、吃饭、沉默或者是说话,其实就是一种格局。

人没有好和坏之分,但做人的格局却是自有大小之异。

偷东西的那个人对他自己的孩子是慈爱的;杀人犯最后把器官捐献出来,他拯救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不能粗暴而简单地命名他们就是坏人。但是,同样的一個人,选择做一个小偷来满足私欲或是达到目的的格局是小的。因为,他在通向获得的道路上模糊了耻辱,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同样的缘由,不论是纠正公平还是突然爆发,忽视别人的生命,偏执地杀死别人并最终赔付自己的一切的人,格局也是小的。

格局总是和一个人的经历相关。贫穷过的人才会知道珍惜食物;受过伤害的人才会想尽办法避免挫折。

看电视新闻,知道大千世界里,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像八十岁的老人一样看破世事心态淡然。但是,格局却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养成的,由此不断“大”。

# 年少情怀总是诗

朱国勇

十七岁那年,我深情地爱着一个女孩,她叫莫诗诗,和我一个小区。相思了许久,终于按捺不住,在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我大着胆子来到她的窗前。窗前,有一棵高大的梨树,正是四月,满树的梨花,洁白动人。一阵风来,圆月高悬,花瓣纷纷,美得就如梦境一般。附近的高楼,除了稀稀疏疏的几个窗口亮着电视的白光,其余的,已是寂静一片。

我徘徊了很长时间,然后开始歌唱,是李琛的《窗外》。我唱得一般,但是却极动情,真正是用心在倾诉。两遍,或是三遍之后,莫诗诗的房间灯光一闪,亮了。一刹那间,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喊莫诗诗,她不答应我。

我用电视上看到、小说里读到的,尽一个少年能用的所有词汇,向她诉说着我的爱意。我越说越动情,多日来的相思苦恨,一时表露无遗。而莫诗诗,始终一语不发。一闪,莫诗诗房间的灯,灭了。周围很静,只剩下我的声音。我立在稀稀疏疏的月光下,固执地一句接着一句,我知道莫诗诗一定在听。说到后来,我悄然泪下。冰凉夜色,打湿了我的发丝和衣袖。“莫诗诗,今生今世,我一定要娶你!”最后,我抛下这句话,伤怀又懊恼地离开了。行到拐角处,回头看,莫诗诗房间里的灯,亮了,又灭了。从那以后,莫诗诗一见到我,就红

处的空间里,他露出卑鄙的人性,说自己如何用诗歌把一个有钱女人抓获。

我觉得,他要交了,很友善地劝解他。说:“如果你真像原来说的的那样,喜欢诗歌,就要有独立的精神。”在丰富而生动的物质诱惑面前,我自己都感觉到我的话多么苍白和弱智。

唐胖子其实并不胖,他有标准的好身材。但是,多年不见的他,终于成功破坏掉别人的家庭以后,他不再写诗了,做什么不得而知。只是觉得他一脸的暗淡,像一个吸毒犯,当年的阳光早就抛弃了他,只剩下一个空壳。

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却因为格局太小,过于没有定力,迷失了自己。

每一个住目标行进的,都有可能遇到路边的野花、蜂蜜、美女蛇、极大的荣誉和合乎内心的其他诱因。人也不可能像被种在稻田里的秧苗一样,被一行又一行的规矩完全控制,行动不得。犯错误、小气、好色、贪吃都不是致命的。若是不过分,这些缺陷,甚至是我们以后怀念某些旧友的深刻印记。

只是,多数人因为自己的格局太小。承受不住诱惑,一点点地把积累的良心和德性丢掉,最后只剩下空洞的躯壳。是的,最后来衡量我们的不是文笔的好坏。不是衣服的光鲜,不是阅读书目的多少。而是我们做人的格局。

## 摘自《杂文选刊》

着脸低着头迅速跑开。

后来,我最终没能实现娶莫诗诗的语言,大二那年,莫诗诗恋爱了,接着,我也恋爱了。但是直到今日,我仍然忘不了那个深情的夜晚,倒不是还爱着,只是不能忘也不忍忘,因为,那是一个少年最真纯的初恋,也是一个男人最纯美无瑕的记忆。

每年春节都要回家看望父母,偶尔还会遇见莫诗诗。她的女儿和我的儿子在一起玩得很投机,有时,还玩过家家。兴致来了,莫诗诗还会拿我取笑。你那时还真痴情啊!只是把我吓得不轻,谁半夜三更地乱叫啊?她笑得花枝乱颤,我呵呵一笑静不语。只有我自己知道,曾经的那一份情有多深多重,而在她,已经淡成一件童年趣事了。

有许多往事,就如一汪清幽深深的潭水,在灵魂深处一闪一闪地荡着波光,常于不经意中,让我们沉入其中,魂魄俱醉。

## 摘自《意林》

# 走进中南海的牙医

曾家信,195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1958年调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重点负责南楼首长保健工作。本文根据她的口述整理而写成。

## 为林彪治牙

“文革”开始不久,我第一次给林彪看病,当时林彪还没有成为“副统帅”。林彪的医疗保健任务原来由北京医院负责,因为看牙,就请了我们301医院口腔科主任洪民和我。事前我们开了一个会,从各个医院请来一些内科专家、教授会诊,商讨医疗方案和细节问题。他们对于给林彪看病都有些发憷,因为林彪不愿意看医生是有名的。据说,在他精神状态不好时,生了病,医生无法接近他。

那次去给林彪看牙病,他出来时面无表情,也不和我们打招呼,洪主任给他先做了消毒、麻醉,没想到一切还颇顺利,只是一颗松动的牙需要拔除,十几分钟手术就完成了。洪主任将几个带血的棉球用纱布盖上,合子上干干净净。可是,到晚上有了点情况,保健医生打电话来说:“首长拔牙创面出血了。”我们立刻去了,原来只是林彪在一张洁白的纸上吐了一点唾沫,内有几丝血迹,不是血管出血,他才放心。

另一次是林彪当“接班人”以后,他的一个牙套坏了,要重做。并请了上海华东医院的孔新民医生来,孔医生在制作义齿方面很有经验,由他操作。后来又请来了北京医院的朱希涛教授,每次由301医院的曹根慧副院长陪同,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医疗组”。林彪病牙是在上颌第一磨牙。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全套冠”,在颊面“开窗”加上一个白塑胶面,工艺精雕细刻,前后修治了一个月。最后,难得林彪满意地说:“很好,很好,很好。”并且面带笑容和我们一握手。

## 为江青治牙

给江青治牙,其艰巨性、危险性是从未想象过的。

有一次,江青左上第三磨牙发炎,疼痛。我们去时,急性炎症已消,是慢性牙周炎。我们给她局部冲洗上药时,她指定我们每人轮流给她治疗,看来是为试试我们各自的手法

轻重。她的牙已松动,需拔除。为慎重起见,我们先拍X线牙片。拍片时,我按常规用手指将X线片送入她的口中,碰到了上腭,她本能地恶心反射,我立即将片退出。她生气地说:“你不果断。”第二次,我便用止血钳夹住片子放入口中,避免触及上腭。片子拍好后虽比实际放大了点,但尚可供参考。这是第一次碰到的矛盾,我也没太重视。后来她说要洗牙,牙医所讲的“洗牙”,是清除牙结石,我将她下前牙侧结石清除了。谁知第二天她却说:“你犯错误啦,我的牙齿很薄,你把珐琅质刮去了,现在酸痛、过敏。”我也未加以解释,幸好以后她再未提起此事。

后来有一次给汪东兴同志看牙,从他的话语里,我才觉察到一些不寻常的“口风”。汪东兴待医生如客人,十分客气,总是先坐下陪我们喝茶,聊一会儿天。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医生犯错误是有的,但是不会害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刘院长调离301医院前,他才告诉洪主任:江青说,我和洪民给她吃了毒药,叫“总后”领导处理。“总后”将此事压下了,刘院长也将此事压下来了。据说是汪东兴保了我们。好在我们懵懵懂懂、糊里糊涂过来了。

## 为华国锋、聂荣臻、胡耀邦、罗瑞卿治牙

第一次给华国锋看牙时,他还未当主席,经常独自来到301南楼。华国锋当主席后,他的医疗关系在北京医院,有一次注射麻药后发生晕厥,据说是进口麻醉药剂量问题。后来汪东兴决定,看牙转到301,我们也开始到他住处出诊,有时还请北京医院韩宗琦副院长会诊。华国锋为人厚道,每次去出诊,等候他的时间不长,他来总是面带笑容,简单地寒暄几句。他对医生没有什么挑剔,我们也比较放松自如。

最后一次出诊,我们已听了关于“两个凡是”的文件,他 also 知道我们已听过文件传达,但他的表情仍一如既往,大家都很自然。这次看完牙以后,他还陪我们一道出门,接我们的车离门廊有好几米,他看我提着的出诊包比较沉重,就说:我来

# 美文闲读

# 飙歌

王蒙

他唱起歌来忘掉了一切,嗓音不是最大,但十分动情投入,扶着椅背,脸上的表情充足得要溢出来,最动情时便弯下腰,摇着头,浑若不胜其情。他前后唱了三首,都未及格。他写的长篇小说《秦腔》是那样精彩,我想听他吼一声秦腔唱段,他说不会。他唱的有一首里有“泪蛋蛋”字样,我给我的妻子解释,不叫泪珠,不叫泪滴,叫蛋蛋,倒也别具质朴的魅力。陕西人爱唱歌,所以解放区的歌声震天,有助于革命的动员与热气。

平凹还有一首加唱的歌,内容是与人相好了半天,成了许多物质上的准备,但没有能成其好事,无限地忧伤遗憾失落。

歌唱的是遗憾与失落,唱歌人表现的却是快乐、豪兴与舒坦。平凹回

替你拿。我连客气的话还未说完,这位前主席就将出诊包提起送到车上去了,令我感慨不已。

聂荣臻外表较严肃,在口腔科看牙时,他却比较和气。有一次,聂荣臻因全身多系统病住院,也有牙周脓肿,口腔霉菌感染。当其他急性病情得到控制后,开始口腔科治疗,做“根管”治疗。他怕用涡轮磨牙机,故一次注射麻药后,将需要磨牙的手术做完。那天在内科心脏监护下,我给他注射下颌传导麻醉,手术虽然比较复杂,但开髓制洞、封药一切都很顺利。事后我看了一下,周围约有30多人在场,见到这个阵容,护士小刘笑着说:“你到底是久经沙场的,那样从容不迫。”

胡耀邦很随和,也很宽容。有一次我给他做“根管”治疗,应逐段清理根管,开放引流后封药。我们的操作却有点失误,错在清理根管后引流时间不够,没有将脓液引流,3天即封药。开始还有不良反应,封药后第4天就发生牙根尖红肿,根管内有脓。胡耀邦却没有怪罪我们。我们马上给他引流后就不痛了,又经多次换药才重新封口。

罗瑞卿看起来很严肃,但在为他诊治过程中显得很和气。他患下颌关节僵直,口腔不开,看牙有些困难。我给他补过一颗牙,牙钻伸不进去。洪主任临时设计了一个小而有力的充填器,又借用耳鼻喉科的喉镜代替口腔镜,选用最小的刮匙,从牙间隙处进入,去龋、充填。边做手术,边照X线牙片,边纠正。费了好长时间,终于圆满完成了手术。

“文革”中罗瑞卿被“打倒”时,曾来301门诊看过牙,病历上用的是他夫人的名字。看牙时我除了问问病情,彼此什么话也不说。但我的治疗还是像过去一样认真,有一个坏牙按常规照了X线牙片。后来他被“解放”后复诊时,他夫人便问照X线牙片没有?我奇怪,她对此事为何如此重视。后来听别人说罗瑞卿做截肢时,术前未照X线片,不知确否?罗瑞卿刚平反后,一次我去南楼为他会诊,我问护士怎么称呼,说是称“首长”。见面后他满面笑容,说了许多家常话。

总之,“文革”中给“走资派”看牙,我的原则是:不管什么人,高高在上的,“打倒在地”的,都是我的病人,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从不马虎。

## 摘自《档案春秋》

答我的提问,解释说 he 最近几年忽然想唱歌了,想活得更开阔火热一些。为此专门请了人教。他唱的时候加上许多情感方面的细致处理,使歌曲更加动人。他说起唱歌来时,丝毫不扭捏退缩,而是当仁不让,也决不低估自己在唱歌上的成绩。

我与平凹是在1979年的短篇小说颁奖会上认识的。我们很感慨地回顾,“文革”后的第一次小说评奖,许多“同科”已经不知去向。当时他是27岁,我是45岁。同时领奖的富有农民的机敏的贾大山不幸英年早逝。也有些同科老友如韩少功等情况很好。

我也回报了一首俄语歌曲。被有顾雍笑,说是震了。后来陕西的网上出现了贾平凹与王某人飙歌的报道。想不到我老了老了还有这样的意气情怀与英勇记录。祝福平凹越唱越好,越痛快响亮,祝福安康百业发达,祝福每个有歌要唱有话要说的人都能阳光万丈,尽兴痛快,要不怎么能叫全面小康呢。

## 摘自《人民日报》

怀念……

许多时候,我们留不住爱人,留不住那些欢娱的时光,我们只能,与她十指松开,看她踏上一趟火车,踏上与自己从此无关的一段长长的路程。想着她的前方,浮云白日,关山千里,而自己,再也不能是窗外相伴的一路风景,自己只能成为她的往日,成为一帧底片。所以,此刻,只会这样无奈又执拗地,站在岔道口,看火车远去,拿目光追随,拿心灵追忆。

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人生岁月已经走了小半或大半,已经知晓长路险峻,年少那红杏一样的情怀打开,如今已经懂得慢慢收拢,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再听《布列瑟农》,却又是一种人生况味。

是的,在这个秋天,黄叶缀满枝头,当我坐在窗边听着这首《布列瑟农》时,看手边的茶水一寸寸浅去,一种时光流逝而去的忧伤在心头墨似的洇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火车仿佛经过我的窗前,带着东方地平线上青草的气息,然后远去。此刻我恍惚站在岁月的梧桐树下,看见我经历过的那些时光也火车一样远去,远去,天涯茫茫不可见了,那上边有我念念不忘的旧事与旧人。

人生,原是这一场又一场的欢喜,与别离。

## 摘自《文苑》

# 火车远去

许冬林

钟声,是山坡下教堂的钟声吗?是离别钟声?催别!催别!音乐结束处,又极有创意地响起火车路过然后远去的铁轨上的咔嚓声,亲爱的人儿,随火车远到天边,泪水落下,思念启程。

马修·连恩曾经写给他的友人福里斯的一封信,信里他讲述了一段关于爱情关于音乐的故事。曾经,他疯狂地爱上一个姑娘,他们在一个叫布列瑟农的小镇里约会。小镇有一片美丽安详的乡村包围,他们手牵手一道去探看周围的乡村,听山谷里传响的教堂钟声,看白云像羊群一样翻过山头,尽情享受着爱情的甜蜜与相聚的欢欣。自古多情伤离别,分手时分终于到来,他满含泪水送她去附近的火车站,从此又是各自天涯。在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上,他蒙眬入睡,隐约中似乎听到一段美妙的旋律与歌词——那是从他忧伤的心底传来的。下车后,他来到一家咖啡店,在一张贴于纸上写下歌词与旋律。

一段美丽又忧伤的爱情,终于以音乐的方式,记载、吟唱……永远